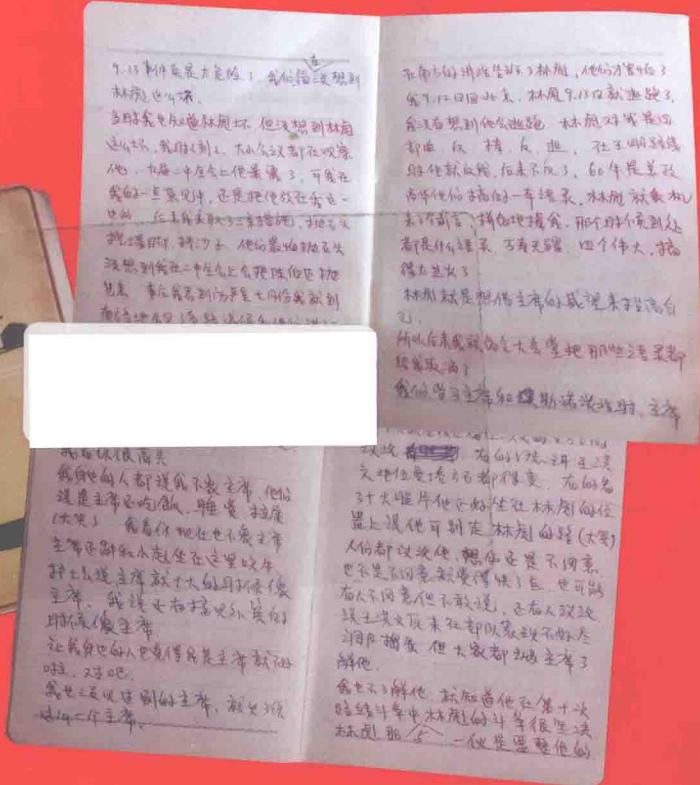


我给毛主席讲“故事”

——一个部队文艺兵的难忘历程

■ 赵淑琴 著



我给毛主席讲“故事”

一个部队文艺兵的难忘历程

赵淑琴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给毛主席讲“故事”：一个部队文艺兵的难忘经历 / 赵淑琴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

ISBN 978 - 7 - 5073 - 4207 - 9

I. ①我… II. ①赵…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4246 号

我给毛主席讲“故事”：一个部队文艺兵的难忘经历

著 者：赵淑琴

责任编辑：李庆田

封面设计：孙彦红

责任印制：寇 炫 郑 刚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网 址：www.zywxpress.com

发 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销售热线：中央文献 010 - 63097018、66183303

新经 典 010 - 68423599

电子邮箱：中央文献 zywx5073@126.com

新经 典 editor@readinglife.com

排 版：北京方方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710 × 1000mm 16 开 21 印张 239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73 - 4207 - 9 定价：38.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引子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主席的评价。《决议》令人信服地解决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科学评价毛泽东这两个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大问题。

邓小平同志曾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还说：“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不仅充分说明了新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完整历史，也说明了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功不可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

我有幸从1962年起，还是一个只有十几岁的文艺兵时，就有机会走进中南海接近毛主席，并同他老人家有过许多次长时间的交谈。而且，从1970年6月8日至1976年5月26日，我还把与毛主席的每一次谈话都用红、蓝两种不同颜色的笔，在一个小本子上做了记录。其中，用红笔写的是毛主席的话，用蓝笔写的是我向毛主席汇报、提问或回答他老人家的问话。这个小本子里记载了毛主席在那个历史时期，对许多问题的精辟分析和观点；记录了他对林彪、江青的批评与不满；记叙了他对自己个人经历的回忆；记述了生活中的毛泽东作为一个慈祥老人的喜怒哀乐；也记述了他对军队文艺工作者以及对我个人的关怀与教导。三十多年来，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一直影响着我的工作和生活，我为保存了这个与毛主席谈话的记录本而感到欣慰和自豪，把它视为最珍

贵的人生财富。但正是这个小本子也曾给我带来了诸多不幸，让我在毛主席刚刚逝世后的那段日子里，蒙受了极大的精神苦痛。对此，可能有人会不解地问：“这是为什么？”我会在这本书中一一叙述。

主席开完十大以后你很高兴
我也不知道我高兴不高兴，你看呢。
我看你很高兴。
我身边的人也说我不象主席，他们
说是主席还吃饭、睡觉、拉屎。
(大笑) 我看你现在也不象主席。
主席还睡觉和小赵坐在这里咬牛。
孙玉发说主席就十大的时候像
主席，我说还有接见外宾的
时候像主席。
让我身边的人也觉得我是主席就挺
时髦，又对吧。
我也没见过别的主席，就见了你
这一个主席。

谈十大以后孙玉发对王洪文的态度的
认识有~~变化~~。有的同志讲王洪文
地位变了各方面都得变，有的看
了十大报告他正好坐林彪的位置
上谈他可别走林彪的路(大笑)
人们都议政他，想他还是不同意，
也不是不同意就觉得快了点，也可能
有人说他不敢说，还有人议政
说王洪文原来在部队表现好不做尽
洞房搞事，但大家都叫做主席了
解他。

我也不了解他，就知道他在第十次
跨线斗争中林彪的斗争很坚决。
林彪那一伙是要整他的。

9.13事件真是太危险了，我们谁也没想到
林彪会这样坏。

当时我也知道林彪坏，但没想到林彪
这么坏，我特别关心，大小会议都在观察
他，九届二中全会上他暴露了，可我在
我的一些意见中，还是把他放在这一边的。
后来我采取了三条措施，把石头大
挖墙脚、挖沙子。他们最怕抛到头。
没想到我在二中全会上会把陈伯达抛
出来，事在我感到十分严重七月份我就到
南方各地会见了各路诸侯和他们讲了三
条办法，他们大多数人都站在我也一
边，就是广州有个省长打电话把我

在南方的讲话告诉了林彪，他们才害怕了。
我9.12回北京，林彪9.13就跑了，
我没有想到他会逃跑。林彪对我是四
部曲：反、掉、反、逃。在王明路线
时代他就反毛，后来不反了，60年是极左
路线他的高超的一本遗录，林彪就乘机
来订前言，拼命地揍我。那个时候到处
都是什么造反、反右派、四个伟大，搞
得太过了。

林彪就是想借主席的威望来提高自己。
所以后来我就在大会上把那些话录都
给删取消了。

我俗学习主席红透斯诺采访时，主席

◇与毛主席谈话记录摘录（原笔记中以红、蓝两种颜色记录，红为毛主席的话，蓝为作者的提问或答话。）

我是195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是空军政治部歌舞团演员。196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12月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

2012年9月17日，是我离开家乡参军来到北京53周年纪念日，53年的岁月弹指一挥间，可53年的沧桑往事，特别是在部队工作、生活的二十多年经历，却让我终生难忘。

从部队转业后，有些报刊、杂志的记者，听说了我的这些情况，纷纷要求采访我，请我回忆与毛主席生前接触、谈话的细节。有的记者还把刊登在报纸上的，其他知情者的有关与毛主席接触谈话的回忆文章给我看，希望我能接受他们的采访并发表相关文章，但均被我婉言谢绝了。

曾有几名记者知道我在北京国际饭店工作，于是他们便住进饭店，请我到他们房间去聊天。得知他们就是为了采访我才这样做的，我说：“今天因为你们是住店客人，我才应邀前来看望你们，如果是为了采访我，只好请你们原谅，我实在无法满足你们的愿望。”

这些记者不解地问：“为什么？”

我说：“毛主席是一代伟人，而我只是因为工作需要才有机会直接认识他、接触他。但那时候，在他老人家身边，我只是个孩子，是个‘小兵’。由于年轻，对各种事物的分析、理解与把握能力有限，若因我对毛主席的话理解有偏，提供给你们发表后，我怕影响一代伟人的形象。”

他们问我：“难道这些材料你一辈子也不让人知道吗？”

我说：“不会的，等我将来退休了，有时间深入体会研究后可能会自己写出来。”这些记者的脸上露出了惋惜与无

奈的表情。

2002 年我从企业退休后，本想抓紧时间完成这件事，因被几家民营企业聘为总经理，工作过于繁忙，无暇顾及此事便暂时放下了。

2013 年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 120 周年纪念日。120 周年是个大日子，两个甲子轮回，癸巳依旧，人间已是沧桑巨变。在这盛世中兴的特殊年代，每当我一个人静下来时，毛主席对我这个普通一兵一生的影响和那个难忘岁月中的历历往事，总是像电影纪录片一样浮现在眼前。于是下决心把它们回忆整理出来，印刷成册，其目的绝不是为了表白自己，只是觉得有责任、有义务，把那段亲身经历的真情实况告诉世人，告诉后辈，以还原历史的真相无憾地直面于后人，并借以表达我对开国领袖们永恒的缅怀。同时，我也是想以此留下一点普通人的生活印迹，作为宏大历史的微小补充和印证。

目 录

引 子 / 1

第一章 走进中南海

- 一、戴着红领巾参军 / 1
- 二、健康成长 / 7
- 三、艺术实践 / 16
- 四、“出任务” / 23
- 五、朱老总永远是个“兵” / 27
- 六、我见到了刘少奇和王光美 / 30
- 七、毛主席认识了我 / 33
- 八、为领袖们演出 / 38
- 九、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 / 41
- 十、毛主席观看《东方红》 / 46
- 十一、向毛主席告别，赴边疆演出 / 50
- 十二、部队见闻 / 51

第二章 亲聆毛主席教诲

- 一、“这是典型的反动血统论” / 66
- 二、“北京还有多少红卫兵” / 70

| |
|---------------------------------|
| 三、“一不要哭，二不要写检讨” / 72 |
| 四、“文革”初期的迷惘 / 74 |
| 五、向毛主席“告状” / 77 |
| 六、成立“革命委员会” / 83 |
| 七、“五一三事件”与萧华 / 86 |
| 八、毛主席给我做思想工作 / 96 |
| 九、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 101 |
| 十、“我们既是朋友又是同志” / 108 |
| 十一、“不要脱离群众，假传圣旨” / 112 |
| 十二、“地球离了谁都转” / 119 |
| 十三、“将军犯错误，士兵无罪” / 125 |
| 十四、“怪我这个主席没当好” / 133 |
| 十五、“人的思想和信仰是可以变的” / 138 |
| 十六、“神仙”不能走 / 141 |
| 十七、“撞大运” / 147 |
| 十八、“中国的好人还是大多数” / 152 |
| 十九、完成毛主席交办的事 / 156 |
| 二十、和毛主席“吹牛” / 162 |
| 二十一、“李庆霖的信反映了实际问题” / 165 |
| 二十二、“皇帝的妹妹”别人不敢欺侮 / 170 |
| 二十三、“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 172 |
| 二十四、“将来等我死了以后……（你）可能还要挨整” / 175 |
| 二十五、陪岑云端到中南海做客 / 181 |
| 二十六、我没有接受毛主席的钱 / 186 |
| 二十七、给毛主席写信的经过 / 189 |
| 二十八、最后一次见面 / 194 |
| 二十九、在五七干校 / 200 |

第三章 向毛主席遗体告别

- 一、擅自回北京 / 203
- 二、寻找去大会堂的名额 / 210
- 三、向毛主席遗体告别 / 214
- 四、返回干校作检查 / 214
- 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 220
- 六、工作组找我谈话 / 223
- 七、隔离审查 / 228
- 八、给空军党委写信 / 236
- 九、专案组要我必须交出小本子 / 242
- 十、我坚决没交出小本子 / 246
- 十一、据理力争维护个人权益 / 249
- 十二、终于和外面取得了联系 / 253
- 十三、洗澡途中的风波 / 259
- 十四、我的三叔赵云龙 / 262
- 十五、批判会 / 268
- 十六、结束审查 / 273
- 十七、去军工厂当钳工 / 278

第四章 毛主席的教导永记心中

- 一、转业前的要求 / 284
 - 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 287
 - 三、“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 294
 - 四、共产党员“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 306
- 跋 / 321

第一
章

走进中南海

一、戴着红领巾参军

我的祖籍在江苏省南通市的一个美丽的小镇——西亭镇。父亲赵斌（原名赵云飞）在家中排行老大，他下面还有四个叔叔和一个姑姑。

父亲从十几岁时，就在西亭镇帮我的爷爷赵联璧和奶奶赵何兰英经营一个米店。后来，为逃避当时的伪镇长要他出面组织商会一事离开西亭镇，先后到南通市里的一个卖棉纱的正泰昌商庄和余顺米厂当伙计。1952年公私合营后，父亲当了余顺米厂的工会主席，1953年又被调到南通市总工会工作。

我的母亲阚国秀出生于农民家庭，她为人厚道、贤惠、善良，是个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我于1946年11月18日在西亭镇出生后不久，便和母亲到城里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从1953年始，母亲有幸到一个纺织厂当了一名织布工。1958年纺织厂撤销后，调到一个集体所有制的菜市场当售货员。

那时候我已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全家五口人，由于当时的生活水平低，加上母亲很会节俭持家，在我童年时期生活虽不富裕，也算勉强过上了温饱生活。

我的爷爷也因国民党的金元券贬值，于 1948 年关闭了难以维继的米店，带着几位叔叔和姑姑搬到城里寻求生计，但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从小就读于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记得我上学时，父亲很忙，经常下基层工作不能回家，母亲又不识字，除了照顾我的生活外，在学习上我没有任何依赖，只有靠自己努力。小学二年级时，我刚加入少先队就当了中队长，后来还当了学校的大队委员。由于我学习成绩优秀，加上又是南通市少年之家的文娱活动积极分子，所以当时学校的大队辅导员，现在已是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李吉林老师很喜欢我，凡有代表学校参加对外活动的机会，李老师都会让我参加。

20 世纪 50 年代，我的家乡还处于比较闭塞的状态，政治、经济、文化事业都很不发达。那时候，南通市只有几所中学，孩子们小学毕业后，上中学的升学率很低，根本谈不上什么普及初中教育，许多 12 岁左右的孩子，读完小学六年级便失学在家。

1959 年我小学毕业时，有幸考入现在的市重点中学南通市第一中学。因我考试的成绩较好，入学没几天，老师便让我当了班里的学习委员。

那时我家有三个孩子，由于父母的收入低，家庭生活比较困难，课余时间我还经常帮妈妈糊火柴盒或加工蔬菜，增加点收入以维持生计。虽然经济拮据，但一家人和睦相亲，感到十分温暖。

记得 1959 年 9 月份的一天，我放学回家后和弟弟坐在屋门

口，帮妈妈加工从菜市场背回来的青毛豆，只见从远处走来一男一女，从他们的穿着和举止看不像是南通人。他们用普通话和气地向邻居大妈打听：“请问，附近有没有姓赵的人家？”邻居大妈用手指向我和弟弟说：“就是他们家。”

这两人朝我们走来，当时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我就迎上去用普通话问他们：“叔叔、阿姨，你们找谁？”

他们并未马上回答我，而是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着我，然后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互相肯定地说：“就是她。”

那位阿姨笑着问我：“你是不是叫赵淑琴？”

“是呀！”我边回答边问，“你们有事吗？”

那位叔叔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们就是找你呀！”

那时我父亲已经在南通市总工会工作，我二叔在南通市广播电台工作，每次家中来人一般都是找他们的多，根本没想到还会有人来找我。我用吃惊的眼神望着他们摇头说：“我不认识你们。”

这时，那位阿姨摸着我的头说：“是你小学的李吉林老师介绍我们来找你的。”

我听说是李老师让他们来找我，以为又让我去参加什么活动，便急切地问：“李老师让你们找我有什么任务吗？”

叔叔接过我的话说：“听李老师介绍说你爱跳舞，我们来问问你是真的喜欢跳舞吗？”

我说：“喜欢。”

他又问：“你愿意当解放军吗？”

“什么？当解放军？”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又反问了一句。

这时，那位阿姨回答我说：“对，到北京去当解放军。”

就在我不知如何回答时，阿姨一边从包里拿出一根皮尺，一边对我说：“来，我们考考你。”说着，她拿皮尺把我的身高、

腿长、腰围等都一一量了一遍。接着又让我把身体靠在墙壁上，让我把腿往上抬，当我抬到一定高度，再也抬不上去时，阿姨又用手扶着我的脚，使劲把我的腿往头顶上抬，直到我喊“疼”时她才撒手。

这时，叔叔又上来用他的双手扶住我的腰，要我把双手举过头顶往后下腰，试了试我的软度；接着又让我双手叉腰，原地蹦了几下后，他们互相点了点头说：“可以。”这样就算考试完了。这种方式与现在的孩子报考文工团的舞蹈学员相比，真是太容易了。

就在他们对我的考试即将结束时，我的父亲回来了。从他们与父亲的交谈中我才知道，这两人是从北京来的，是空军政治部歌舞团的王立春（女）和梁炳然老师。他们是经市委宣传部批准，到南通来招舞蹈学员的。经我刚毕业的南通第二师范小学的老师介绍才找到我。他们告诉我父亲，说我的基本条件还可以，只要家长同意，就可以带我去北京参军。

我的父亲对于这突然发生的情况，毫无思想准备。虽然他知道，这对于我和家庭来说，都是件大好事，心里已基本同意，但嘴上还是说，等我母亲回来商量一下再答复。

那天，母亲回家后听父亲说，想让我跟空政来的老师参军去北京时，她哭了。她首先想到的是，我年龄还小，又从未离开过家，一下子走这么远，怕不会照顾自己。但她明白只要我父亲决定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虽然心里难过，也只好同意了。

我从上学就会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我知道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另外，我从小对解放军就有一种非常崇敬的心理，并曾幻想过大后也要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

战士。当时我虽然也不舍得离开家，但一想到能去北京，特别是要去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当解放军，那真的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我顾不上妈妈伤心难过，坚决要跟空政来的老师上北京当解放军。

第二天，当父亲领着我到南通军分区招待所，找到王立春和梁炳然老师，告诉他们家里同意我参军时，没想到两位老师的脸上却露出了为难的表情。原来，南通市的小学毕业生失学在家的孩子较多，而那时听说海政歌舞团、北京建筑文工团等，都先后来南通招生。为解决失学儿童问题，南通市政府有关部门规定：凡是外省、市的单位到南通市招生，只许招收失学的学生。如果招在校生，一律不予办理手续。王立春和梁炳然两位老师在南通一共选了五个孩子，其中，只有我一个是在校学生，对于能不能把我带走，他们感到很为难。

不久，市一中的老师也到家里来找我父亲谈话，劝他把我留在南通好好上学，并威胁父亲说：“如果你的女儿走了，我们不仅要告空军的状，而且还要开除你女儿的学籍，让她既走不了，又上不了学。”

面对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还是我二叔主意多，他说：“我们既不能让学校告空军的状，又要争取让两位老师把孩子带走。”于是他跑到招待所与两位老师商量如何带我离开南通的办法。

那天为了回避市一中的老师阻拦我去北京，空军的两位老师先公开带着他们在南通选取的那四位同学上了轮船。我的二叔则领着我拿着行李走小路到达南通港，先藏在一个僻静的地方，等到轮船快开时，二叔才急忙把我送上船。当我们找到空军的两位老师和同学时，我真是喜出望外，原来那四位同学中，竟有三人是我小学的同学。我们五人（两女三男）的年龄一样

大，又全都属狗，后来部队的同志经常开玩笑称呼我们是南通的“五条狗”。

我永远忘不了 1959 年 9 月 17 日，那天，正好是中秋节。我手提一个不大的木箱，身穿一件紫红色灯芯绒上衣，戴着红领巾跨进了空政文工团的大门。当天晚上，早于我们参军的几位同学，穿着整洁的衣服，胸前戴着鲜艳的红领巾，用香甜的糖果和欢乐的歌舞，为我们南通来的五个新兵，开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欢迎会。

从此，我来到了离毛主席最近的地方——北京，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艺战士，也从此踏上了我成为一个革命军人的历程。

听说我走后，南通市一中的老师曾去我家追查，我是如何去北京的。我父亲说：“不是空政的人带我女儿走的，是我孩子的叔叔把我女儿送到北京去的。”同时我父亲还告诉学校：“不用你们办开除手续，我们自动退学。”

离开南通整整一个月后，我在北京正式办理了入伍手续。



◇1959 年，空政文工团舞蹈队学员班合影，右第三排第一人为赵淑琴。